

生活直击

旅途点点滴滴

□史曙辉

虽然并非一个实践意义上的意气风发的驴友,但我的人生还是有些旅途的,其间温馨记忆犹如夜空繁星熠熠闪光。

最早的旅途是十三岁那年跨出环形山到县城去读书,那旅途是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完成的。当妈妈骑自行车带着我离开家时,哥哥养的那只小黄狗就扬开四蹄在后面跟着跑,一直把我们送出四里多地,才依依不舍地停住了奔跑。我一直不服气别人说狗比猫聪明,但这件事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妈妈带着我一直骑了四十里地,于傍晚进了县城。那天有火红火红的晚霞,把进城的柏油路都染红了。现在,晚霞、朝霞、彩虹都少见了,可能是大气污染所致,也可能是霓虹、彩霞都落进了人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

再后来,上了南开大学,就有了从胶东到天津的往返旅途。前几年,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曾数落过我。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春节前,我从南开放假回来,到了村,身上只剩下区区两毛钱。爸爸总结道:多冒险啊。我心想:这么说我胆子够大的,不像我从小到大大一直自认的“弱不禁风的样子”。

难忘的是1986年放暑假时从天津塘沽乘客船渡渤海回胶东的情景。

海上只有微微的波浪,船上出奇的干净、安静,轻轻地晃着,像一只硕大的梦中摇篮。第二天早晨快到烟台时,正赶上云蒸霞蔚的日出时分,附近的小岛都笼罩在苍茫的红晕中,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霞岛”一样。

那次旅途同行的还有我们村的一个天津大学的学生。要说那次海上行十分诗意的话,锦上添花的是我们还在船上邂逅了从天津到胶东旅游的两位工人美女:在客船上播放的“爱情是一场战斗”的悠扬歌声中,我们结识了这两位津门少女。她们一位红装、一位白装,辉映着,但不像现在的女子那样浓施粉黛,是一种自然美。

近些年来,旅途都是在胶东到济南之间的。

2000年前后,胶济之间的交通工具流行依维柯车。有一次,从济南回乳山时,在莱阳路过一梨摊,依维柯司机应乘客之求停下让大家买梨。妻子欲买其中一种金黄色的梨,有经验的乘客就指点:金黄色的不是莱阳梨,那些绿皮的才是莱阳梨。

后来乳山跑济南线就换了沃尔沃大巴,早晨7点半发车,中午在潍坊短暂停留一下,我们就去潍坊萝卜吃,有句话:“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卖萝卜的姑娘刀法精湛,只三四下就把萝卜刮好,如一块碧玉,鲜绿清脆,辣中微甜,真不愧为萝卜精品,我借罗伯特的大名戏称之为“萝卜斯底尔”。

我的乳济旅途还有一次小小的历险。

那是去年春天,我们乘济南到文登的大巴返回至海阳乳山交界处,忽然有一物从东南方砰地撞在大巴前玻璃上,然后顺势连碰带飞地弹射向西北方,霎时间玻璃上就布满了裂纹,多亏司机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才没出事故。有眼尖的乘客说,肇事者是一只五彩缤纷的大野鸡。跟车的连忙下去寻找,不到三四分钟,他就提着一只死野鸡回了车上。

满车的乘客都庆幸,大巴又继续向前行。

平时沉默的我对此事却蛮有兴致,看那跟车的并不面凶,就半开玩笑地搭腔建议:“老弟,给你一百元,把野鸡卖给我吧。”

跟车的也幽了一默:“不行,大哥。回去找保险公司理赔时,这可是‘罪证’呀。”

胶东有句话:“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野鸡。”看来,野鸡虽然仪态非凡,但视力确实有问题。

事后,我反复回味:这可是生态环境美好的有力证明,虽然产生了点小小的副作用。

悠悠我心

这个早晨是从一枚双黄蛋开始的。

那天去市场买鸡蛋,卖鸡蛋的女人随手捡起一枚鸡蛋,递给我说这是双黄蛋。它与它的同类们相比,颜色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暗红色,但它的个头略长、稍大,接近椭圆形。仔细观察,它的表皮上头生着不规则的褶皱,就像车子轧过雨后的泥土路刻下的辙印。放在掌心,明显感觉它要沉些,压手。

早晨照例和妻子起床,分头为读高中的儿子准备早餐、开水等,至六点多,儿子推着山地车乘着电梯下楼,一路冲破漆黑的夜色赶往学校。我睡意渐消,进书房亮台灯,灯下泼洒一团温暖如雪的白光,我开始了一天的“面壁”生活。至七点三十分,窗外天光渐被牛奶洗亮,我的肚子饿了,妻子已经去往学校了。

我起身去厨房为自己准备早餐。拉开冰箱,随手摸出一枚鸡蛋,啪地磕入冒着青烟的锅中,就是这枚双黄蛋。它们像一对孪生兄弟或姐妹,是那么小,又是那么亲密,面目金黄地肩并着肩,躺在油汪里,发出快乐的尖叫。我要用它们来做蛋炒饭,充实自己空虚了一夜的肠胃,增添追随时向前奔跑的动力与火焰。

好事成双喜临门。我怀着这枚双黄蛋带给我的好心情,饭后继续坐在书桌前“面壁”。至九点钟,越升越高的朝阳普洒佛光,先漫过阳台的窗子,又漫过书房的窗子,斜斜地投射一束光芒到西墙。我侧脸凝视着这束光芒,心头温暖如翻耕后的土地,油然涌起说不出的感动。

人生边上

这家饺子馆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我常常去那里吃饭。

饺子馆是干净而幽雅的,更让我愉悦的是,饺子馆的柜台上竟然还常常放着一本《红楼梦》,我去那里吃饭,看完两页《红楼梦》,饺子就端上来了。

我经常光顾这家饺子馆,时间一长,店里的人都认得我了。后来,只要我一走进,不必说话,老板娘就会先把《红楼梦》递给我,然后就赶紧张罗着给我下饺子。我总是笑一笑,却始终沉默着,也没有人来打扰我。

沉浸在饺子馆难得的充满闲散意味的环境里,我偶尔抬起头,能够看到身边的人在不停忙碌。有一些农民工模样的人也来饺子馆吃饭。几个人凑在一起,说笑着,打闹着,显得很蓬勃。我每次都能看见他们,每次都能听到他们憨厚而热情的笑语。他们的脸上总是露出知足的神情。我发现,吃饺子之前,他们几个总是先要上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一瓶二锅头,开心地吃喝着,简单的菜肴和便宜的白酒,居然被他们品味出了幸福。

在饺子馆里,我还曾经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甜蜜地说着话,不一会儿,两个人竟然因为一杯茶水而翻了脸,闹起了别扭。女孩怨恨地瞪着男孩,并且用脚踢了男孩的腿两下。僵持了几分钟,两个人就和好了。最后,一起吃完了三两饺子,两个人手挽着手走出了饺子馆,幸福地依偎着,融入了外面的人流中。

我坐在饺子馆里,静静地

饮食男与文学男

□简默

十一点钟,我起身去厨房为妻子、儿子和我自己准备午餐,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一日三餐中唯一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的一餐,因此我得精心求变,郑重准备。通常会变着花样地炒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或调一个凉菜),蒸一锅米饭,打一豆浆粥或豆浆。儿子从小便喜欢吃肉,自诩为“食肉动物”,猪、牛、羊、鸡、鸭、鱼肉样样吃,现在学习任务繁重紧张,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肉是顿顿少不了的。素菜得搭配着来,今天青椒炒鸡蛋,明天酸辣土豆丝,后天芹菜梗炒香干……这时的我已抛开职业写作者的身份,进入一个厨师的角色,还原为一个父亲和丈夫,或一个家庭主男。我必须提前一天甚至几天,盘算好在未来的几天内,这个家庭的餐桌上要吃什么、什么爱吃、什么不爱吃,然后分头去超市或市场的各个角落购买,然后再择洗、烹煮。

十二点钟,我完成了这一切,菜端上了桌,等待着妻子和儿子先后回家,坐定开饭。饭后已经接近下午一点,我们仨分头去超市或市场的各个角落购买,然后再择洗、烹煮。十二点钟,我完成了这一切,菜端上了桌,等待着妻子和儿子先后回家,坐定开饭。饭后已经接近下午一点,我们仨分头去超市或市场的各个角落购买,然后再择洗、烹煮。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流水似的记述着我一天的生活。只要我在家,我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曾经如饥似渴地盼望着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为此我常常趴在那儿读与写,儿子不解地问我,你天天在那儿干什么呢?不好意思跟儿子说自己在干什么,慌忙寻了方向引开了这个话题。九年前我终于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可以不用坐班,一天到晚呆在家里,拿着一份不算微薄的工资,还可以给妻子和儿子买菜、做饭。儿子更不解了,问我,你天天在家干什么?也许在他眼里,我整日在家除了做饭,剩余时间都无所事事,是个标准的寄生虫。他可能还是习惯过去的我,每天八小时上下班,像一只辛勤的大燕子,带回来一条条虫儿,喂养小燕子似的他。我同样不好意思跟儿子说自己在家里都干了些什么,它琐碎、枯燥、冷清,像荒山间一条寂寞流淌的小溪流。

我坐在桌前“面壁”一天下来,有时会流畅地在雪白的稿纸上插栽上一行又一行秧苗似的绿油油的方块字,有时会枯坐如老僧入定张网等待灵感

幢十八层的楼房。此刻,太阳正在第十六层最东边的窗子背后,它四下进射的金光洗礼着窗子,窗子闪耀着童话的光彩,使它看上去像被锁入了一个水晶牢笼中。但很快,它就挣脱了笼子,躲到了房后,看不见了,书房内也没了它的踪影。

一直到晚上六点多,我起身再次去厨房,为我一个人准备晚餐……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流水似的记述着我一天的生活。只要我在家,我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曾经如饥似渴地盼望着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为此我常常趴在那儿读与写,儿子不解地问我,你天天在那儿干什么呢?不好意思跟儿子说自己在干什么,慌忙寻了方向引开了这个话题。九年前我终于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可以不用坐班,一天到晚呆在家里,拿着一份不算微薄的工资,还可以给妻子和儿子买菜、做饭。儿子更不解了,问我,你天天在家干什么?也许在他眼里,我整日在家除了做饭,剩余时间都无所事事,是个标准的寄生虫。他可能还是习惯过去的我,每天八小时上下班,像一只辛勤的大燕子,带回来一条条虫儿,喂养小燕子似的他。我同样不好意思跟儿子说自己在家里都干了些什么,它琐碎、枯燥、冷清,像荒山间一条寂寞流淌的小溪流。

我坐在桌前“面壁”一天下来,有时会流畅地在雪白的稿纸上插栽上一行又一行秧苗似的绿油油的方块字,有时会枯坐如老僧入定张网等待灵感

我坐在桌前“面壁”一天下来,有时会流畅地在雪白的稿纸上插栽上一行又一行秧苗似的绿油油的方块字,有时会枯坐如老僧入定张网等待灵感

蚊虫飞临,有时会抓耳挠腮搜肠刮肚恨不得头撞南墙了事……

幸好有妻子和儿子,给了我一个做饮食男人的机会,使我在真的热爱文学的同时,也不拒绝和排斥厨房油烟与美食诱惑。有一次,儿子问我是何时学会做饭的,又是谁教我的,我一头雾水,大概是从我脖子间挂着钥匙一个人在家、头一次学着用刨花生炉子,给自己画了个大花脸开始,我就不自觉地亲近做饭了。至于是谁教我的,我想了很久,的确是没人教我,我的确是无师自通的,就像东北菜中那道叫“乱炖”的菜,稀里哗啦地想当然地做出来的。我在书房以外厨房以内同样表达着我的审美理想,葱姜蒜辣椒是我酣畅淋漓的方块字,油盐酱醋是我锦上添花的标点,色香味俱全是我坚持不懈的追求。我驾轻就熟地操作着它们,以我自己的灵感和创意,做出了“酸菜白肉”、“朝天辣鸡”等一篇篇饮食文章,换得了一家三口的好胃口,我戏谑地称之为“简家私房菜”。

走出厨房,进入书房,我能够清晰地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油烟味道,它是真正高明和顽固的潜伏者,在我的头发、身上和衣间,在每一条缝隙中,风吹不散,水洗不尽。这就是来自人间的烟火气息,有了它,证明我们一直在生活着。

我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做一个像东坡居士、随园老人和汪曾祺那样的人。但我有自己小小的邮票似的野心:唯愿自己的每一行文字都浸染上烟火气,不脱离人间的清欢与清愁。

饺子馆里的时光

□王吴军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我忽然很想让自己像那些农民工那样,吃简单的菜肴,喝便宜的白酒,却能感觉到幸福和满足。我也很想让自己像那个清贫的男孩那样,穷得只能请自己的女朋友吃三两饺子,却是幸福的。

我想起了有一年春天,在一个沉寂的夜里,我在南方的一个车站等车。车站很小,寂寞的候车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车站,每天通过的车次很少,车站的广场上也不见人影,在拐角处的报刊亭里,我竟然买到了一本《小说选刊》,还有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候车室里坐了一会儿,看看火车要等两个小时才能来,我就想去找个小饭馆吃些饭。提着箱子,在车站附近找了个遍,竟然没有一家饭馆,真是奇怪。最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家饺子馆。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里面打瞌睡,里面没有顾客,很冷清。我坐下来,要了半斤饺子。饺子热腾腾的,韭菜肉馅的,味道却很差,很难吃。我一个人,面对着一盘饺子,身边放着我的行李箱。我勉强吃了两个饺子,心中忽然酸楚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奇怪。

道却很差,很难吃。我一个人,面对着一盘饺子,身边放着我的行李箱。我勉强吃了两个饺子,心中忽然酸楚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奇怪。

那时我经常出远门,独自在异乡吃饭是经常的事,我从来没有为此而伤感过。可是,那个夜晚,在南方那个小镇的饺子馆里,因为一盘难吃的饺子,我竟然伤感得没有了一点食欲。

后来想想,我才明白,我伤感并不是因为那个饺子馆的饺子不好吃,而是因为,我内心的孤独在汨汨流淌。

现在,我依然常常去街道上的这家饺子馆吃饭。我知道,我去这家饺子馆吃饭其实是在期待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在远方。我也知道,幸福是在考验我的忠贞,看我究竟能坚持多长时间,看我究竟能不能忠贞不渝。

我去这家饺子馆吃饭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候我中午去,店里的顾客很多,熙熙攘攘的,

老板娘里外忙碌着,手脚不停,看到我进来了,她却总是赶紧给我找个座位让我坐下。即使人很多很挤,老板娘也会想办法给我找个很不错的座位。

有时候我是在下午去饺子馆,店里没有别的顾客,恬静而温馨。老板娘坐在椅子上,微微闭着眼,在尽情地养神。阳光温暖地浸润着这个小小的饺子馆,它很简单,但很明媚。我坐在旁边,随意翻阅着那本《红楼梦》,思绪很多。

我觉得,像我这样整天为琐事奔波,时时感到孤独,有时候还很郁闷,在不得已的时候还要摆出很光彩的样子,其实,和这家饺子馆的老板娘相比,我是一无所有的。

我很喜欢看饺子馆的老板娘那种安详而满足的神态,她在春光和秋色中守着这个小小的饺子馆,没有奢望,也没有孤独,任凭花开花落,任凭云卷云舒,却拥有着无限的幸福,这样的时光,真的很好。